



印度近代宗教面面觀

演本

(續完)

因是每年賀辛、哈辛遇難日，兩族人民均於一週前分區高豎三角大旗，青年們以竹棒互相交攻，一若準備誓師出發，當巡行時鳴戰鼓為前導，隨之以滿身帶箭的傷馬，旌旗招展，中為假飾屍架，隨後則分區列隊，雙拳向胸前猛擊，一路高呼，賀辛！哈辛！配以霹靂的椎胸聲，更和以一種如泣如訴的哀歌，而精壯青年輒以胸前鮮血淋漓以表英勇，把握這一歷史故事，以勵同教絕不重陷分裂，其用心亦良苦矣。巡遊事畢齊集公墳，大吃大喝即告散會。回教徒享有特殊榮譽者，厥為曾一度親赴阿刺伯麥伽朝聖回印的，一概尊稱為哈之(Harjee)一若封建時代之縉紳焉。其餘兄弟弟可併有其嫂等異俗殊風，殊難盡錄，但年來有一來自摩洛哥的革命派，其組織名「罷海」其宣傳要點，在使回教能適合時代要求。有智識青年，參與該革新運動者，甚為蓬勃也。

(丙) 天主教與基督

天主教與基督兩教派，在本文泛言中已畧有提及，要之在近二百年來該兩教都可說得天獨厚，至其措施各地無少差別，在這裏值得一談的祇有以下各點：(一)在印度文化經濟落後地區，自然是該兩教發展的理想地帶，教堂遍佈雖廣，但除了英印混種，及一九六一年由印政府以實力收回的葡屬哥華(Coa)族人，肯定成為該兩教信徒。對整個民族尚無多大影響。(二)印度歷史學家，認為天主教都淵源於二千多年前西藏所流行之「人天乘教」，以地理言，因由土耳其斯坦有一商人路經新疆而入西藏，就耶穌的服裝便很類西藏的長袍。故稱該兩教為佛教小乘派的一部派未嘗不可云云。(三)復活節、聖誕節，賀誕賀年咭滿天飛

，雖這兩節印政府亦已定為公共假日，可是絕不要錯認，這些聖誕咭是限於他們教徒才用，時尚所趨，連清淨佛門也會接到這項咭片的。即各地出售的聖誕咭其素材逐以土風為尚，於此即見一斑。(四)印度政府已對該兩教分佈既廣，主持的神父牧師均屬外籍，乃有於一九七四年以毫不客氣的語調，分別知照該兩教負責當局；畧謂「務請趕快培養印籍神職，使現任外籍人員離印，由印人辦理自己的宗教，是出於人民的要求。」從前海關對外來救濟品特免稅優待，亦改為先行分別核准，諸等跡象，則該兩教在印好景不長，已成定局。(五)該兩教堂可說深入至邊區未開化的民族，但其他都注重城市，因是能稱得起名勝的，僅一在孟省贊打那格的前法屬(Bandal)另一則在孟買市附近的Coa地方，該地一所古教堂內，有玻璃棺內藏一老神父屍體，經百餘年仍未朽腐，好奇人士每以是不惜遠道朝訪，除此餘無足道者也。

(丁) 耆那教

耆那教在印度教人民看來，是被視為比較受尊崇的，教徒雖不多，但即使在家弟子，亦必嚴持淨戒，且都屬富有階級。據他們教徒說，耆那教是跟佛教同時興起的，惟戒律較佛教更嚴，(這是否為佛陀堂兄提婆達多，存心分裂僧團的後果，已無法考證，僅存疑問)耆那英譯為(Jina)凡屬該教家庭，必須永絕葷腥，即地下莖的芋葛以未受太陽，故亦視同不淨，但他們所吃的主糧如米、麵、豆類、蔬菜、油脂、奶酪，均選用最高級者，日落則不食，防小蟲墜入食品中，無意犯了殺戒，因戒行嚴潔，故少與外界人往來，而一般印度教徒，對彼等的稱呼必加先生兩字以示尊敬，全印教徒若干既難區別，亦無從統計，但就加爾各答市區

內，便有建築堂皇瑰麗的大廟三間，以其具遊覽價值，隨時向計程汽車司機說（Sam Bazar, Jina Temple），因此雖初到加城亦可直抵兩廟，且對華人除須隨眾脫鞋入廟外，向不禁拒。另一廟則建在加城商業中樞的「大街市」（Mala Bazar），該廟全以白石建成，廟前早晚白鴿密集，啄食該廟所施的稻粒，惟其徒眾則屬來自拉渣斯坦省的「懋華厘」族，其族人多工於心計，多財善賈，幾執商場牛耳，對物價的操縱，素為市民詬病，故對於沽名釣譽，性實吝嗇者輒以「懋華厘」稱之，一若粵語之「孤寒種」焉。蓋該族原由印度教而兼崇耆那教，謹守素食，附庸清高，事實不啻為耆那教帶來污點，耆那教最負盛名的道場，則在比哈省內（Bihar）巴拉斯納山（Parasnath），政府為便利朝山香客，特在加城西站（Howlha）於每晨六時卅分，有一班黑鑽石客車，經五小時行程，即抵達炭拔（Dhanbad），由此轉乘汽車，即直達道場山麓。往返需費約八十盾，最理想是四人同行，時間與金錢都符合經濟原則，如自信步履不難，則漫步登山，盡情欣賞，否則祇好僱用山兜，按時議價。山上設有道院凡廿一所，院分男女，但都裸體跏趺默坐。雖女修士亦一樣裸露，但小腹下多一方塊如葉類的屏障物，遊客仍任便入內參觀，以彼等姿態嚴肅，目不斜視。進內雖任是不羈之徒，亦無敢動淫褻念者，但欲遍覽廿一所道院，及參觀山陰一處「坑水逆流」奇景的竹簪之，則須住山一宵，下榻賓館，除禁葷食，一切都甚方便，如非集體遊覽，則尚有在加城施阿達東站，亦有一班客車由加城直通道場山麓的，雖比較經濟，但搭客擁擠，似不合志在賞心娛目旅遊原則矣。

（戊）佛教法輪轉返印度

佛教的甚深而偉大平等真理，早成為國際有識之士的一種共同信仰。原不限於印度一隅，何況佛教義理其光輝仍普照整個印度，不過近世佛教未能在其發源地作具體表現，事實已被印度教輕巧地納入其系統而已。筆者在內明第六十五期「印度華僧寺院近況」的報導中，已畧有提及，恕不累贅。俟有機緣將從事搜集有關佛教在印興替過程，再為文向讀者商榷。近據僅有的資料實

具內在及外來等因素，但佛在印復興的曙光，已自印度獨立後日見顯現，茲特就舉世可見的要點，聊為關心佛教發源地實況的讀者們告慰。（一）印度三色國旗中綴的是法輪，印度憲法中雖未定任何一種宗教為國教，但在在一九四八年錫蘭獨立後，以專艦護送舍利弗，目犍連那兩尊者舍利返印，印方即以尼赫魯為奉迎專使，一切以國家最崇高禮節而安排。（二）印度所採用的國徽是負有發揚佛法的阿育王獅子柱頭的石彫刻。（三）現任國防部長日基灣藍姆氏（Jagwan Ram），他是一位在印度種姓佔人口比例最多的一位領袖，其種姓中人奉之若神明，他又是一位發心復興佛教的大心護法，在一九七六年間，就僅比哈（Bihar）省一地，由他帶頭一次，就領導五萬人皈依佛教，筆者深感，若藍姆氏的護法大士，實值得我們國際佛教界所景仰，而加以聯繫的。（四）印度區華僧代表，現任加城玄奘寺住持悟謙法師，曾作一次非正式的向印度大學生階層試探，「你們對印度現有的宗教，以那種宗教最值得信仰？」所得的答案是「佛教」。他們解釋的理由；在佛典中所闡揚的哲理，非其他宗教理論所能望其肩背的。（五）凡居住近中國佛寺的村落，無分老少對中國法師，都特加尊敬，較年高的忠厚長者，即在路上遇上中國法師，必停步側身合什口稱「薩陞爸爸」。更普遍的是，無論集體慶典或私人喜事，我們必可看見用以盛載聖水的瓦罈，以白粉寫着一個卍字，以示吉祥，綜上所述都足說明法輪回照印度，已為期不遠了！

附註

- ① 全印言語統計分七百種。文字分一八〇種。
- ② 凡世代執業檢驗動物屍體，清除糞溺，掃地，為賤民中最下級者，甘翁不惜臂挾掃帚，表示，我已變成賤民種姓了。
- ③ 某大德著天竺遊記一文中，有：「因甘地被殺而導致印回分治」實把歷史倒置，蓋印巴分治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正式公佈，甘翁被殺則在一九四八年正月卅日，望著者將來再版時加以改正。